

马叙伦 著

讀書續記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马叙伦 著

讀書續記

北京市中国书店

读 书 续 记

出版：北京市中国书店

发行：北京市新华书店

印刷：新兴胶印厂印刷

1985年6月第一版 1986年6月第一次印刷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 印张：15.625

定价：3.30元

讀書續記卷第一

杭縣 馬敘倫

清代冠服用滿洲制。獨士人初入學。服襴衫。堅瓠集云。明初秀才襴衫前後用飛魚補服。騎驢有傘。絹用青色。止一圍。門斗隨之。則是明服也。舉人謁客亦然。張青絹傘。秀才則否。按相傳有生降死不降。男降女不降。老降少不降。妓降優不降之說。故生從時服。死可古制。成童以上從時服。而兒童可依古制。男子從時服。女子猶襲明裝。獨不解妓降之說。秀才舉人之服明服。又不知何故。案襴衫始於周。見唐志。襴由華。謂明代創制。豈名同而實異歟。

今將校首服上植翎。蓋倣西方制也。案趙武靈王效胡服爲惠文冠。前插貂尾。蓋亦此類。然明亦有之。明史。江彬傳。許泰李琮神周等冠遮陽帽。帽植天鵝翎。貴者三翎。次二翎。兵部尙書得賜一翎。亦武臣服也。至清冠服易古。不能植。乃垂後矣。清初制度。雖貴爲宰相。非軍功不得戴翎。康熙朝施琅至。請以五等世爵易一翎而卒不許。琅有平

臺之勳。尙嚴之如此。末造佐貳小官。突然垂之矣。然余見于晦若侍郎以大鴻臚提學廣東。王采臣侍郎以廣東提學遷四川布政。易二品冠頂。均無翎。蓋不肯捐資耳。

雍正中。海寧查嗣庭以作維止錄被誅。維止錄者。謂明亡大廈已傾。得清維之而止也。然其實則曰雍正殺頭而已。世宗覽之甚嘉許。太監某進曰。此背逆書耳。佛爺何嘉焉。世宗詢以故。某曰。佛爺縱觀。故見其頌揚我朝。若奴才橫觀。盡是詆斥滿洲耳。世宗側其書觀之。果然。於是巨獄興矣。海寧張心穀簽事謂硤石湯氏藏有其書。然不輕示人。余昔聞上海徐家匯天主堂藏書樓亦有一本。然無人見過。其苦心絕詣。百世下猶有餘慨矣。

相傳曾文正以代如夫人洗足戲左文襄。文襄以賜同進士出身對之。此亦有本。寄蝸殘贅云。定例殿試二甲賜進士。三甲同進士。偶有三甲者謂其同年曰。進士則進士耳。何同之有。其人戲曰。此乃夫人與如夫人耳。遂銜之。而文正亦以文襄之言爲憾。

以時考之。恐是一事。

徐子晉前塵夢影錄謂於平江凌氏見唐銅牌二種。一曰。牌入印出。印入牌出。一曰。得入第幾重門。余曾在市上得一銅牌。一面上有左右直宿將軍司七字。下爲左右直宿將軍司印一方。一面上中爲奉御二字。左爲日字第三十二號。右爲得入第一重門。下爲從人牌子四字。按錢竹汀先生考定以爲金時物也。見養新錄。

余外王考得一研。磨琢甚精。形成古琴。其面前端鐫四字云。鞠通夜靜。書法得鍾王之妙。始不解鞠通之名。見培菴漫錄引賈子說林。琴中蛀蟲嗜古墨卽鞠通也。此研不知何人故物。今藏余處。

嶧山碑云。刻茲樂石。後人因襲用於碑詞。然顏祕監匡俗正謬據說文解字謂樂石卽磬。蓋石可爲磬者。嶧山書文卽刻此石。非凡石皆可謂樂石也。余數見此石。敏之其聲清越宏亮。入聲所以有取於石也。

杭州西湖南岸雷峯塔建於吳越。爲錢王妃所築。名皇妃塔。其地爲郡人雷氏所屬。故又名雷峯塔。李肇資治通鑑記。雷之蓋詳。而後遂以雷峯冠塔名。陸次雲湖壖雜記。謂湖內有白

蛇。塔倒湖竭則出。明末久旱。湖底泥作龜裂。塔頂烟焰熏天。居民驚走相告。謂蛇將出。後得雨。湖水重波。塔烟頓息。余按楊瑀山居新話云。宋嘉熙庚子歲。大旱。杭州之西湖爲平陸。茂草生焉。則有蛇當已出矣。或疑蛇妖蓋興近代。亦不然。宋章叔虎搜神祕覽云。杭州雷峯菴廣慈大師。星霜八十有五。戒行清潔。時人所欽重。有孫來章秀才者。其妻素凌虐。積惡左右。鞭箠無虛日。一夕卒。家人旦夕如事生。忽見一蛇雙眉類婦人。據椅盤屈。若有所歆饗之意。莫不驚懼。遂擲棄他所。孫君因夢其妻告曰。我以平生不能遵婦道。已化爲蛇矣。何忍遽見棄耶。今爲技人所役。幸以青銅贖我。仍於雷峯菴廣慈大師處精修佛事。則我既可以離此。免諸苦惱。既醒。如所言。佛事將畢。遂放於雷峯道傍。一夕。因夢曰。我已往生矣。乃元豐五年春也。然則世有所謂雷峯塔傳奇。全本此而更易顛倒之。許仙卽孫來章秀才。法海卽廣慈大師。法海。唐金陵人。見顯靈公局程縣杆山妙善寺碑。青蛇殆以青銅之意而幻之。雷峯塔傳奇。刻於清乾隆間。頃嘗已不可多得。市上白蛇傳小說。又從傳奇出也。

句曲外史張伯雨。無垢之裔也。其墓在杭州清波門外十里許。飲馬橋西。俗名五老峯。

下。歲久已圯。十年前。官爲之修葺。李幼梅先生題其石。憶某筆記中謂曾有發其棺者。見其指甲繞身若枯藤。明都元敬南濠詩話云。張伯雨外史晚居茅山。罕接賓客。一日。有野僧來謁。童子拒之。僧云。語而主。吾詩僧也。胡爲拒我。不得已。入報。伯雨以老杜詩。花徑不曾緣客掃之句。使持以示僧。僧不運思。足成詩云。久聞方外有神仙。只住華陽古洞天。花徑不曾緣客掃。石牀今許借僧眠。穿雲去汲燒丹井。帶雨來耕種玉田。一自茅君成道後。幾人騎鶴下蒼烟。末二句頗涉譏刺。伯雨得詩大驚。延入。置之上座。留連幾日。案伯雨有貞居詞。詩人亦詞人也。

杭州謂沐浴處曰混堂。案明史職官志有混堂司。宦者職。掌沐浴之事。

錢塘縣西留下鎮。故西溪也。雅人韻士。輒以春陽往覽梅林。近乃絕跡。卽暗香疎影。亦隨時代謝矣。鎮名留下者。孫晴川南漳子云。建炎三年。駐蹕臨安。以西溪圖上者。帝曰。且留下。遂有留下之名。而相傳元兵旣入臨安。屠戮無藝。僅西溪尙存十八家。故謂之留下耳。然省城語言。上異甯紹。下殊嘉湖。蓋自南渡以來。衣冠簇萃。久從中原之音。惟

留下一隅。尙仍土語。昔京坡謂浙人語終老帶吳音。非驗之留下不信。

今有幾處人讀斃音如璧。此關中語。匡俗正謬非之。謂斃音與弊同。惟杭州呼斃正與弊音同。

杭州小兒衣服忌露夜。此風蓋古。宋朱新仲猗覺寮雜記云。嶺外人家嬰兒衣。暮則急收。不可露夜。土人云。有蟲名暗夜。見小兒衣。夜必飛毛著其上。兒必病寒熱。久則疲不可療。其形如蝴蝶。水經注。豫章逕陽縣多女鳥。元中記曰。新陽男子於水際得之。與共居。生二女。悉衣羽而去。豫章養兒不露其衣。言是鳥落塵於兒衣中。令兒病。亦謂之夜飛游女。

相傳宋以陳希夷只怕五更頭之言。命宮中於四更末卽轉六更。此大不然。蔡條鍊圍山叢談云。漢魏以來。警夜之制。不過五更。蓋冬夏自酉戌至寅卯。斗杓之建。盈縮終不過五辰。故言甲夜至戌夜。或言五更而已。國朝文德殿鐘鼓院於夜漏不盡刻。旣未天曉。則但擣六通而無更點也。故不知者乃謂禁中有六更。然姚勉賀新郎詞云。月轉宮

牆曲。六更殘。鑰魚聲亮。汪水雲詩云。亂點傳籌殺六更。殆以在五更之後而擣六通。故名之曰六更耳。惟談孺木棗林雜俎云。明初南京不打五更。云太祖嘗夢人求還地。許之五更頭。遂遲其刻。則明亦有此事。

宋太祖微時號鑊衣士。王介甫小字籀兒。見鑊圍山叢談。唐太宗長孫皇后小字觀音婢。見何輝夫鑒戒錄。宋孝宗小字羊。見雲谷雜記。唐玄宗小字阿瞞。見通典。漢武帝小名彘兒。見漢武故事。唐德宗小名宥郎。宋高宗小字君虎。未詳所出。李德裕小名臺郎。見北夢瑣言。

摺疊扇傳自高麗。高麗圖經云。白摺扇。編竹爲骨。而裁藤紙輓之。趨事之人。藏於懷袖之間。其用甚便。至畫摺扇。是日本所爲。高麗人不能爲之。宋時摺扇已入中國。見蘇文忠詩。而朱潛山有生查子詞詠摺疊扇云。宮紗蜂趁梅。寶扇鸞開翅。數摺聚清風。一捻生秋意。搖搖雲母輕。裊裊瓊枝細。莫解玉連環。怕作飛花墜。金章宗有聚骨扇詞。聚骨扇。卽摺疊扇也。謝在杭乃謂元以前多用團扇。未有摺扇。國朝始用摺扇。豈不考此耶。

又暖姝由筆亦謂明代創制。前代所無。豈以中國自制之始言歟。

清世衣服本尙窄小。蓋騎射之俗。無取寬博。咸同以前。尙有舊式。其後袖大至不能操作。豈以示承平寬大與。至於婦人之服。如寒夜叢談云。本朝吾鄉婦人衣袖至乾隆十餘年間率廣八寸。後增至一尺。漸又增至尺一二寸。三十年以來。皆尺五六矣。又其初衣皆對襟無緣飾。邇時又有揚衿大衿之製。案余兒時。見婦人衣袖皆尺許。至禮服則尺五六寸。近乃不及三寸。至不容手出入。反復之易如此。

自秦始鬻爵。而漢靈帝至開賣官邸。清之末造。輿夫走卒一朝暴富。立致官爵。然尙未鬻及婦人。清波雜志云。張孝祥建議。自恭人至孺人邑號。分等第立價。許貴家婦女及妾投名書填。則數千百萬不日可辦。時以鬻爵誘婦人。名器輕假而不果行。如孝祥可謂善籌國用矣。

今之訃告書開端云。某某罪孽深重。不自殞滅。禍延某某云。不知起於何時。周昭明清波雜志云。羣赴郡宴。甲年少。勇於見色。甫就席。乙以服辭。乃命撤樂。勸酬次。甲尤乙曰。

敗席之歎。爾也。真所謂不自殞滅。禍延過客也。賓主爲之哄堂。是宋時已有此言。程伊川於明道之喪。致人書中。亦有此詞。蓋函札間用之耳。雜志又云。五十年前服親喪。終制不觴客。人亦不敢招致。親舊欲相款。必就寺觀具素饌。仍不置酒。案近時喪制。殆等蕩滅。有三年之服。而吉嘉咸與。絕不自異。以余所見。惟湯蟄仙提學丁內艱。余招宴不至。以書來謝。其辭甚愴。余得書頗貽悔也。又洪北江冰塵集。謂數十年前老輩居喪。皆白衣冠終制。近變從墨。然至近時。竟衣雜采不爲異。或服舶來綢緞。謂是洋貨。蓋其心本無喪也。又禮居喪不往。而今有斷七謝孝之舉。然聞諸父老。數十年前。謝孝者抵門一叩而去。不必見主人也。近則升堂入室。且與飲啖矣。

今杭俗棺中施一版。鏤花銜七星。號七星版。見顏氏家訓。

今人家有鈴於門口。外來者挽鈴以告內。所以代閽人也。五代已有此事。江南餘載云。陳致堯於廳中置一大鈴。大署其旁曰。無錢雇僕。客至請挽之。又唐學士院在禁中。院吏止於玉堂門外。院內置挽鈴以代呼召。宋學士院亦設之。見夢溪筆談。

曾滌生求闕齋讀書錄引通鑑宋紀內人皆化之言。以證世人專以內人指妻妾之失。余案唐宮人謂之內人。宋亦然。又唐女妓入宜春院。謂之內人。亦曰前頭人。謂在上前也。骨肉居教坊。謂之內人家。見趙德麟侯鯖錄。蓋古者大夫之妻謂之內子。後世變而曰內人。爲指妻妾之稱。不知非大夫則不當稱內子。而內人又嫌同於宮人。况又爲女妓之稱耶。

今俗凡吉凶之事。親戚往往用綢緞幃贈之。不知其始。慶元黨禁。謂丁巳歲侂冑生辰。直寶文閣。四川茶馬獻江錦壁衣承塵地衣之屬。豈卽壁衣之制與。王元吉梧溪集有紅帳奉送朱知事太夫人詩一首。乃壽詩也。則以紙爲之者。所以寫詩文。如今壽屏之類。

今人求人籌畫某事。謂之設法。俗語曰想法子。案陳彥高北軒筆記云。裝局取物。俗謂之設法。始於王安石散青苗錢。

今之所謂背心。北方謂之坎肩。蓋卽釋名所謂補襠。其一當胸。其一當背也。今之所謂胸抹。

卽釋名所謂心衣。抱腹而施肩鉤。鉤肩之間。施一襜以掩心也。然則謂楊太真因安祿山爪傷胸乳。始製胸抹者誤。然古又有帕腹抱腹。均所以護腹。抱腹上下當有帶。抱裹其腹上無襜者也。正今之兜肚。案事物紀原。謂唐明皇貴妃楊氏私安祿山。因以指爪傷貴妃胸乳。遂作詞子之飾以蔽之。

則太真所作胸抹上所施之詞子。蓋欲託爲詞子所傷耳。

今有得官貧不能到任者。有一流人以腰纏銀數百至數千。假之爲行資。及到任。則派此人爲署中要役。歸其本錢外。此人把持公堂。恃勢縱欲。本官不敢顧問也。俗稱帶肚子。元楊瑀山居新話云。或有於都下應付盤纏。同出就與之管事。名之曰貓兒頭。案此弊由來久矣。往往有本官受其把持而得禍者。又有官况瘠瘦。不能歸其本資。而受逼迫至死者。余於戚屬中往往見之。考舊唐書武宗紀。會昌二年。中書奏許到任官先由戶部給與兩月料錢。俾不帶息債以責清廉。明初凡新除府州縣官。給賜白金十兩。布六匹。又著令以品爲差。皆與道里費。仍令有司給舟車送之。皆良法也。

相傳翁覃溪學士每年元旦試筆。於一粒胡麻上書天下太平四字。以驗眼力。余按山

居新話云。延祐間。武神童嘗爲中瑞司典簿。善寫小字。一粒芝蔴上寫天下太平四字。是前人已有之。又江南野史載應用嘗於一錢上寫心經。一粒芝蔴上寫國泰民安四字。明語林謂宋景濂能於一黍上作十餘字。是又較難矣。余見周雁屏者。嘗於一小鼻烟壺上。刻前後赤壁賦。字畫歷歷。波磔有致。亦精乎技矣。

吾妻鏡一書。本日本人所記其國家之事。明末已流傳中國。而近人有以言房中術者。號其書曰吾妻鏡。然余憶禁燬書日。有明人所著書。亦名吾妻鏡。余見續九靈抄本有。應進齋刻本

無。抑何襲此名之多也。湯蟄仙京卿贈余一聯云。新書海外吾妻鏡。舊拓河間君子碑。然上聯云新書。豈別有覩與。又清嘉道間。吳江翁海村廣平有吾妻鏡補若干卷。

御覽七百十八引淳于髡十酒說羅襦排門。翠筴窺戶。此八字絕妙好詞。

記載有極可笑者。如夷堅戊志序云。葉晦叔聞於劉季高。有估客航海。不覺入巨魚腹中。未能死。遇其開口吸水時。適木工在。乃取斧斫魚。魚覺痛入大洋。舉船人及魚皆死。或戲難之曰。一舟皆死。何人說此事於世乎。案前乎此者。如唐人瑠玉集。載夷齊旣不

食周粟。天賜鹿以乳之。俄叔自思。食鹿之乳。不如食鹿之肉。爲愈飽也。鹿知之。遂不復來。夷齊皆餓死。夫叔所自思。誰與道之。夷齊皆死。誰復傳之。是則吞舟之魚。文人浪說。夷齊謝粟。豈更食鹿。然癡人前正說不得夢也。

說部雖鄙俚。亦顧有所本。如前記白蛇傳之本搜神祕覽。他如封神傳本史記周本紀。水滸傳本宋人張叔夜傳。人頗知之矣。余觀龍飛傳宋太祖千里送京娘。希夷志宋太祖訪陳搏走六鳥。岳傳之玉皇大帝等事。皆出宋人燼餘錄夷堅志等書。

杭州凡雇轎夫。必有一人投帖子承攬。謂之答應。又名僕曰當差。曰長隨。當差長隨之名。均見明史職官志。宦者職也。又僕自稱曰小底。按小底見宋史遼史。亦職司之名也。道士所用符咒上標急急如勅令五字。乃漢時文書常語。傳自張道陵者。見雲麓漫鈔。又道士所用令牌上書一響字。考宣室志。裴漸隱伊上。李道士曰。當今制鬼無如漸耳。時朝士書響字於門。當始此。然方密之引博物志。漢舊史。雋立桃人葦索。滄耳虎等。謂響蓋滄耳。未識方說然否。

粟香隨筆載程文恭景伊墓。上賜輓聯云。執笏無慚真宰相。蓋棺還是老書生。熙朝新語誤程爲陳。而榆巢雜識謂是聯係紀文達輓詞。籩樓爲文達門人。似不致誤。然語氣則似上賜。或文達代言與。

椒生隨筆載清文宗輓林文忠一聯。與春冰室野乘所記各異。王云。答君恩忠慎清勤。四十年籌瘁披誠。解組歸來。猶是心存軍國。迪朕德馳驅險阻。六千里出師未捷。原誤作及。騎鯨竟去。空教淚灑英雄。李忠愍清勤作清慎忠勤。四作數。披誠作不遑。是作自。迪朕德作殫臣力。馳驅作崎嶇。竟作化。案李聯爲長。爵棠殆得諸傳聞。偶憶不真耳。

張丙瑛晚翠軒筆記謂琉璃廠老書賈祝華封言。一日。無意得范忠貞百苦吟手蹟。乃書於康熙某年時憲書上。越日。又得一冊頁。則顧亭林釋百苦吟之墨蹟也。巧合殆天緣矣。然陳康祺郎潛紀聞謂無錫嵇相國封翁永仁嘗爲范忠貞幕府。與忠貞共爲耿精忠所幽。在囚所成百苦吟等書。則是百苦吟有唱和之作也。

姚惜抱撰武虛谷墓表。獨載杖和坤番役事。極有聲色。朱文正珪知足齋集亦有虛谷墓誌。然與江